

左: Acne Studios 黑色皮质夹克
ZDDZ from TSVETNOY 粉色衬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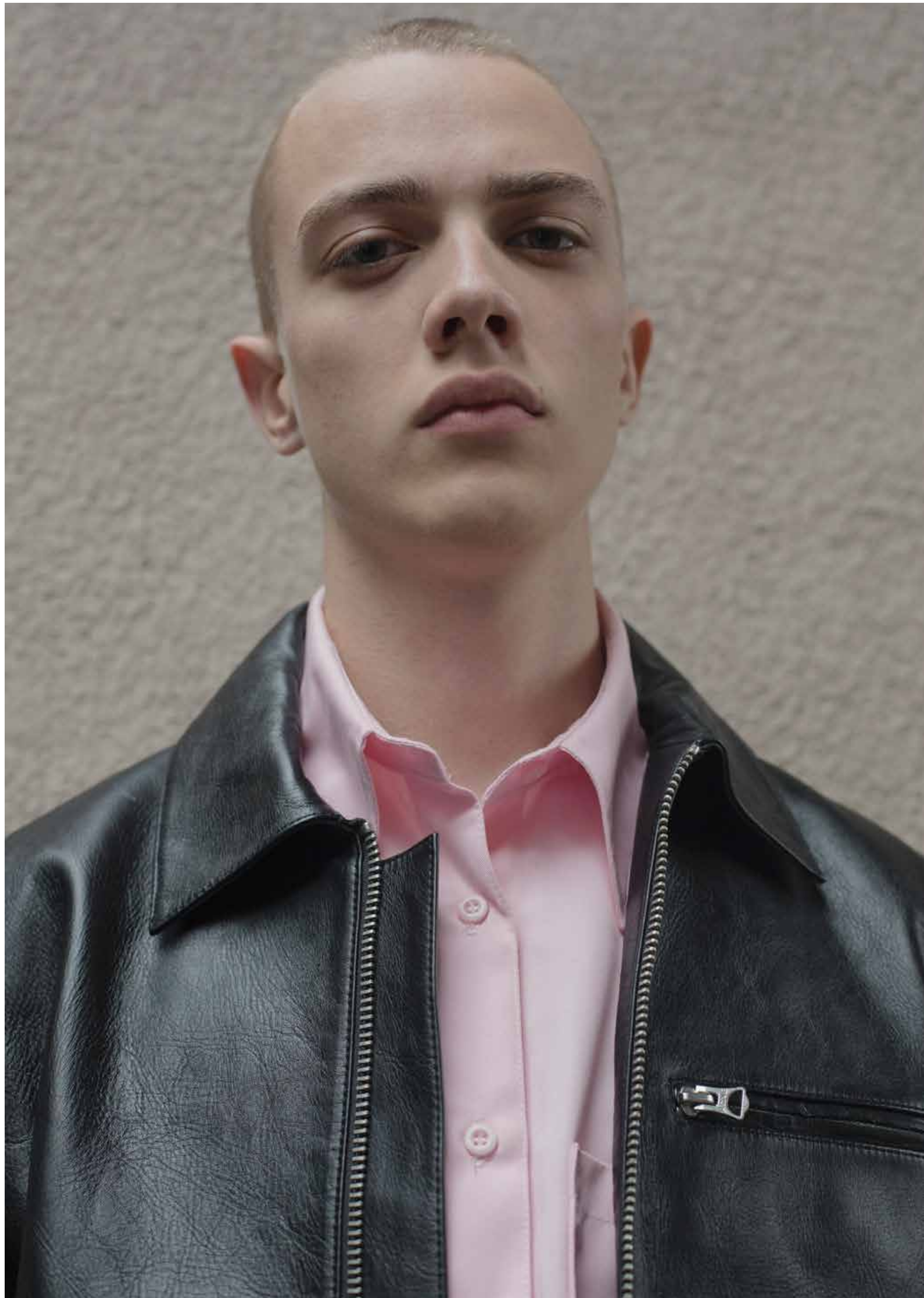
YOUNG AND FEARLESS

后苏印象

统筹、编辑—Klaire Chen 摄影—Masha Demianova 撰文—Silvia Bombardini 形象—Emelie Hultqvist
模特—Leda, Demian@LUMPEN, Anastasia @ POINT 形象助理—Ulya True 特别感谢—KM20 (<http://www.km20.ru>), TSVETNOY & INDEXFLAT 封面服饰—Tigran Avetisyan 豹纹印花套装、褐色高领针织衫 设计—小黑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第一代后苏联青年们纷纷长大成人。举国体制终结后兴起的内部文化吊足许多小众类媒体的胃口，怀旧主题下包裹的是真诚激进的态度。的确，条条框框是打破格局的前提，可你只消瞥一眼四周，便不难发现它保持年轻而非陷入传统的秘诀——文

化融合。滤镜层层和翻译失色并不能减少它对西方影响的狂热吸收，而其自身的理想主义光环又格外吸引那些没有真正体验过苏联生活的人。然而，后苏联青年文化的迅速流行还得归功于万维网，它向世人敞开了那扇柏林墙倒塌和欧盟扩张亦未曾开启的窄门。



左. Korobeynikov from
TSVETNOY白色高领套头衫
Tigran Avetisyan 棕色休闲长裤
J.W. Anderson from KM20金属
球装饰耳环

中. Walk of Shame黑色漆
皮大衣 Korobeynikov from
TSVETNOY 粉色高领毛衣

右. Acne Studios灰色罗纹高领毛
衣 A.W.A.K.E from KM20黑色
金属扣装饰窄裙 Miu Miu蟒蛇纹尖
头粗跟鞋



右 · A.W.A.K.E from KM20 撞色斜肩上衣, Maria Stern from KM20 珍珠装饰耳饰

即使从西方视角来看,一切也因琢磨不透而显得尤其趣味无穷。想象 Gosha Rubchinskiy 的成功吧,他标志性的 Cyrillic 字体对不少人而言都难以理解。这是个曾经获得成功的方程式——KTZ 就将它的品牌基因建立在街头设计和语言的神秘感之上。而斯拉夫语比人们逐渐熟悉的日语更加硬核、异域,丝毫不带卡哇伊色彩,它传递出一种无需逐字翻译的态度。这虽然十分冒险,但我们仍选择了信任。当我让学俄语的朋友翻译了我的 Rubchinskiy T 恤,那些字符连成了这样的短句:“时刻准备着”。尽管爱国口号变成英文后不比先前响亮,但其中诤诤而不屈服的态度被保留了下来,与历史紧扣,并为这些本土的新锐们赢得了业内权威的共鸣。中央圣马丁毕业设计师 Tigran Avetisyan 用一系列粉笔涂鸦设计传递出“失业”、“压力”和“无话可说”的信息,在2012届毕业生秀上抢尽风头。数季之后,Avetisyan 在和《Drop》的采访中提到 Opening Ceremony 接下来几年的重点之一就是 在俄罗斯发展。他一边整理从莫斯科寄往伦敦的设计,将它们交给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时装零售商,一边承认:“当下对俄罗斯设计师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粗糙,荒凉,但富于诗意,后苏联青年文化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对郊区的渴望。艺术家们也史无前例地由闹市被吸引至此,把重点从喧嚣的大都市移至不那么刺眼的维尔纽斯和里加,抑或是 rave 氛围活跃的基辅。对浪漫主义和敏感的 Y 世代而言,集团制度下的相对自由是一剂麻醉药,网络无形支持的陪伴和慰藉如影随形,东欧国家的文化时尚中心和时装周亦开始慢慢兴起——其实我们更应该甩开过时的西方中心视角,将这片地域称为“Former West”。盒状建筑群、印花墙纸和低技术色板不仅是精彩的背景,更是国内外创意人士的灵感源泉,时装很快地吸收了这一切。新的设计被反复刷洗、熨平,最终以饱经风霜的模样示人,意料中的白色变成灰黄,纯黑被炭黑取代。周遭环境的单调乏味和冷冽的忧郁,年青一代谜一般的审美,以及倔强且街头的气质,已经自动组合成了炙手可热的灵感板。

然而,随着地下和主流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总有人会 为这些国家和青年们担忧——主要是担心全球化的诱惑会让 他们失去原创和真实性。不过当好奇的西方人心无恶意或些许幼稚地探索这一系列文化幻象时,那些来自后共产主义世界并坚守自我的新晋设计师们似乎在传递一种全新的意识。他们既想输出,又要保留。乌克兰品牌 Ksenia Schnaider 2015 冬季系列就致敬了当地英雄 Zarobitchanin——那些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工人和农民。受放牧人和挤奶女工启发,Estonian Marit Ilison 更进一步,将特产苏联羊毛毡变为“Longing for Sleep”系列中的柔软外套,ZDDZ 设计师 Dasha Selyanova 则回忆了自己在后苏联时代圣彼得堡的青年时光,并告诉《DAZED》当时她“成天和一群叫做‘The Dragons’的说唱音乐人混在一起”。他们恰是 Rubchinskiy 也许不带极端政治色彩而借鉴的风格群体——Eduard Limonov 在1990年代非法建立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Nazbols 组织。为磨平棱角,设计师又往造型中融入了 Paninari 标志性的 Mullet 发型,这个活跃于意大利1980年代的亚文化群体毫不掩盖他们的物质崇拜。诚然,引用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Gosha Rubchinskiy 之所以能成为后苏联青年文化而非苏联怀旧 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懂得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以套牢不爱深究的外国观众。脱离背景也能引起共鸣,这就是西方标志性典型所具有的影响力。过去的25年间,俄罗斯首都无处不被这影响所浸染,继而有了 一批年轻品牌的诞生。它们和前面提到的设计看起来恰恰相反,但同等真诚。这些品牌饶有兴致地刻画着各自的资本主义理想,既满足不少莫斯科人的胃口,也为自己在新兴时尚圈中分一杯羹。深受本土《Tatler》编辑 Ksenia Solovieva、《Interview》编辑 Aliona Doletskaya,以及海外明星 Elle Fanning 喜爱的品牌 Walk of Shame 出自 Andrey Artyomov 之手,与 Avetisyan 在 Opening Ceremony 并驾齐驱。和商店中其他品牌相比,它们都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价格。Artyomov 的灵感似乎来自于1990年代俄罗斯新贵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

和那些新贵跟昆虫们更夸张炫富的造型。品牌最热单品之一就是“l'm A Luxury”毛衣,和戴安娜王妃在街拍中穿的那件颇为相像。

而 Rubchinskiy 与 Schnaider 之间的共同点,则是遵照了莫斯科模特公司 Lumpen 引领的反传统审美。Lumpen 是“lumpenproletariat”的缩写,意思是底层社会,在德语里还有“破衣碎布”的含义。这家模特公司诞生于近期兴起的反时尚精英主义潮流,工装的价值由此趋势得到了普遍的再定义,而其背后支持者还包括 Donatella Versace 之类的大腕(其实不久前她的品牌也和俄罗斯新贵的 俗艳审美紧密相连)。Kenzo、3.1 Phillip Lim、Lemaire、YMC 和 MSGM 改造了机械师工装裤、铁匠围裙、渔夫防水衣和木匠长裤等一系列蓝领日常装,并在其中注入了新的情感。众多工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扳手则成为了 KTZ 和 J.W. Anderson 男装设计中超现实主义的挂坠和胸针。所以说,当修理工上门来给你修热水器时,你八成是看到了2016春夏系列的独家预告。就算这些设计原有的功能和目的都不幸流失于改造过程之中,摒弃它们旧含义的愿望也显而易见——工装摆脱了原有的象征意义,它不再让有限的社会影响力盖住特长技能的光环。设计师们发现,这些服装毫不费力就能传递传统价值观念:诚实、质朴,军服般的严苛剪裁,缙边口袋的实用,在时尚避之不及的制服中,他们竟也挖掘出了团结精神。经济危机背景下,失业青年比雄心满满却多愁善感、古怪还试图以衣服人的准痞来得现实许多,难怪米兰在去年夏天举办了一场名为“Workwear”的展览。欧洲对后苏联的迷恋有增无减,《The Calvert Journal》特约作家 Anastasiia Fedorova 将这种意识归结为直面堪忧未来的产物:“推翻柏林墙后,我们行走了全被划分到了东边。消费主义之梦也随之破灭。我们行走于断壁残垣之中,想在已经坍塌的系统里寻找未来的启示。”

虽在伦敦扎营,但只望向“新东方”,《The Calvert Journal》就地理意义而言形同一块超强磁场。近几季以来,它所在的莫斯科是数本独立杂志的聚集地,旨在秉承和传播工人阶级审美,以及显示当代时尚和特权间的区别。也许是鉴于这个国家的丹宁传统和传奇性工作狂特质,《Clutch》和《Workwear》都来自日本。不过英国也有《LAW》,杂志名是“Lives And Works(生活与工作)”的缩写,《DUST》则来自柏林,偏爱倔强、看似粗俗淫乱的后苏联青年。此类刊物在当下情境中尤为重要,有时,新设计看起来和它们的灵感来源太过相像,以至和滞销古董衣并无二异,时尚对工装的兴趣需要在杂志造型设计中得以体现。而这一风格,便是“冷核”。不论是 Alexander Wang 2016 春夏系列的麂皮锅铲服,还是 Céline 的水煮羊毛抗寒大衣,都是稀奇的奢侈品,你绝不会穿着它们去蒸汽机车辆炉间扫煤灰。然而,当 Lumpen 模特站在明斯克郊外时,衣服的代入感明显强了许多,这就足矣。J.W. Anderson 最近发布了在爱沙尼亚拍摄的2015秋冬系列大片,片中模特全都来自街头。来自后苏联世界的年轻摄影师、电影人和造型师们既有热情又无需天价,引得大牌传媒公司在 Instagram 和 flickr 上争相寻觅,认定他们就是未来之星。青年才俊们在冷核潮流中被捧得火热。

其实,时尚精英主义的终结并没体现在报纸上、博物馆里或是秀场中,而是在街头。放弃 ACNE 和 A.P.C. 而转向 Carhartt 和 Levi's 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高端品牌纷纷开始效仿它们的设计,品牌之间的合作也愈加频繁。Carhartt 最近的合作对象是 Slam Jam,一家意大利街头服装品牌,它的网店地址当真是 slamjamsocialism.com。Dungarees 主打工装风格,那些如果没有 Alexa Chung 明星休闲范儿还是越雷池一步微妙的设计最近竟然也走货飞快。我们见识了 Chalayan 和 Hermès 的皮革设计,但据 The Guardian 记者 Lauren Cochrane 报道,ASOS 才是去年销售额上涨160%的赢家。穿着炫富嫌疑浓重的设计上街似乎成了让人羞耻的事。的确,招摇过市已经不再流行:除你自己之外,没人知道你的衣服标签上有什么标识。

不少人认为这是种虚伪的风格,他们也有一定道理。The Guardian 网站上的另一篇文章描述了绰号不幸为

“Nu-lad”的搭配风格,Wavey Garms 创始人兼二手电商 Andreas Branco 指出:“即便不属于这个群体,人们也想看起来足够工人阶级。”作者继续辩述道,时尚应该演变成不按财富划分人们归属的方式。可就算影响力蒸蒸日上,后苏联设计师们也无法完全承担这些责任和期许。毕竟,时尚和奢侈品间的历史由来已久。哪怕是 Nu-lad 般微小的本土化国际潮流,青年文化中我们所见证的一切都可谓难能可贵。这些案例是模板,也是概念推广,它的真实程度不可小觑。在为《The Calvert Journal》撰写的文章中,Fedorova 将2015年 LVMH 半决赛入选者、基辅设计师 Anton Belinskiy 的2015 秋冬系列和“昂贵的廉价之化身”J.W. Anderson 女装系列做一比较。前者的目光投注在乌克兰当代生活上,后者则回顾了东柏林1980年代俱乐部女孩的风格——类似的兴趣在 Giambattista Valli 副线 Giamba 本季设计中也有所体现。文章不无调侃,题目《虽穷但酷》。作者将后苏联年轻设计师的内部视角和从历史下手的局外人视角区别开来。但这还不够精确,因为当 Yulia Yefimtchuk 把 Vrubel 著名的柏林墙涂鸦“My God, Help Me to Survive This Deadly Love”变为冬季系列主打印花布料时,她并非在漫无目的地追溯历史,而若同样的设计出自西方设计师之手,人们大抵会看法不同。KTZ 2015 秋冬系列男装上激进但最终被迫剔除的重要政治人物的像素化画像亦是如此。这些设计极其个人,带着挑衅的意味,和当下紧密相连。后苏联的才俊们似乎总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我们的同情和信任,但他们的确是最靠谱的 未来寄托。人们照单全收的不是工艺,而是他们空前珍贵的身份。我们和那些在1990年代背着冒牌古琦包 致富的莫斯科人民并没有太大不同,把梦想穿在身上。于是,西方大牌也想方设法将我们追求的后苏联青年文化价值观代入自身系统,毫不做作的设计将其精髓展现无遗。我们面对的是充满未知的严肃未来,但这未来和历史有比想象中更多的相似之处。若不是远方如此乌云密布,其中的自相矛盾说不定还能博人一笑。“时刻准备着。”Gosha Rubchinskiy 的布道突然显得格外沉重。

粗糙,荒凉,但富于诗意,后苏联青年文化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对郊区的渴望。倔强且街头的气质,已经自动组合成了炙手可热的灵感墙。



STYLE

左. J.Kim from INDEXFLAT 黑色
刺绣图案装饰 Tigran Avetisyan
红色高领针织衫
右. J.Kim from INDEXFLAT 黑色
西装外套 Tigran Avetisyan 豹纹
印花连衣裙 H&M 白色衬衫



左. Ma Boo from TSVETNOY 白色图案拼贴连帽衫

中. Nina Donis 黑色无袖上衣
Alisa Kuzembaeva 横条纹针织长裤

右. Tigran Avetisyan 墨青色印花外套 H&M 驼色高领针织衫

